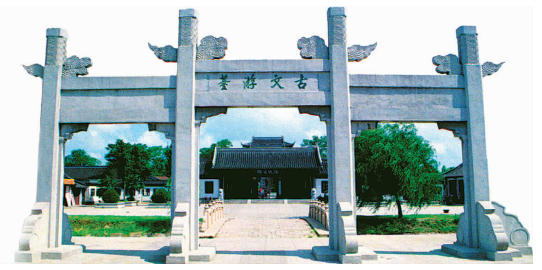
高郵日報
2016年11月1日 星期二
丙申年十月初二
责任编辑:居永贵
版　　式:张　勇

文游台



在线投稿:http://tg.gytoday.cn　新闻热线:84683100　刊头题字:殷旭明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http://www.gytoday.cn

落叶的遐思

□ 葛桂秋

秋风渐起，满目飘零的落叶，又在演绎着生命的轮回。日暮时分，已是华灯初上。漫步在林荫密布的堤岸，丝丝寒意袭来，思绪也变得散漫起来。脚下沙沙作响的落叶，随风翻飞起舞，给人别样的灵感。虽然季节已经变换，眼里密密的林荫仍是那么熟悉，脚下长长的堤岸还是这么坚实，而似曾相识的每一片落叶却早已不是曾经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墨客身临此情此境，免不了触景生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，万般感慨，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佳篇。然而，大江东去，天地永恒，自然万物不会依照人为的意志而转移，总是按着自身的规律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。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存在于宇宙的星空上显得何其短暂、何其脆弱、何其渺小；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汇聚在自然的苍穹下又是何等灿烂、何等辉煌、何等精彩！遵从自然、敬畏生命又何须悲天悯人。

生命何尝不是一个过程。叶子落了，是终极又是开始，是消亡也是新生。看着这些纷飞的落叶，它们曾经在初春的枝头尽情地绽放，用翠绿的新芽装扮春色；在盛夏的阳光里摇曳，为我们撑起一片阴凉，为满树的硕果汩汩输送营养；当收获了丰硕的果实，叶子又一次华丽转身，用自己生命的能量，演化出斑斓的色彩，留给我们赏心悦目的画卷。寒风起了，饱经风霜的叶子毫不眷恋曾经的风光和站立的高枝，在晚风里摇落枝头，融入大地的怀抱，化为大树的养料，以不一样的静美向世界告别。这是一个生命过程的终结，也是新生命孕育的开始。如此境界，亦喜亦悲乎？

小时候读到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，常常疑惑不解。自以为古时的文人违背常理，性格乖张，行为怪异，似乎疯癫可笑。殊不知这是庄子在以他生动的行为艺术，尽情阐释了道家对于生命、对于生死的理解，表达了道家关于生死的豁达、乐观。

萧瑟秋风今又是，何须惆怅落木疏。宇宙天地，世间万物，不就是一个孕育、诞生、成长、消亡的过程吗？山呼万岁的帝王活过了几多春秋？浩淼无垠的沧海早已成为桑田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生命的过程如气之聚散，叶落花开，长度总是有限的，何必在计较、钻营和诋毁中去无谓地耗费能量?！我们何不好好地把握生命的过程，不负大好时光，活出精彩与优雅。

沉浸在静谧的夜色中，唯有风在摇晃落叶。自然的规律无法抗拒，生命的过程不可逆转。每一片落叶都是一个生命的浓缩，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片特别的叶子。人生就是在这变换的季节里跌宕起伏。生命就是在这周而复始中衰老与新生。

我为每一片平凡的叶子歌唱——走过缤纷的暖春、葱郁的盛夏，必将拥有多彩的金秋、苍劲的隆冬，每个季节都有属于你的精彩！

晏四奶奶

□ 陈其昌

上世纪自然灾害时期，界首公社东乡大野兀立一座名扬远近的半耕半读学校——界首农中。学校规模不大，校舍齐全，都是土坯墙、茅草房，有25间。学校炊事员是一位被称为晏四奶奶的老人，50多岁，早年丧夫，无后，孤独一人。

她做炊事员，烧饭、做菜，还负责学校菜地和养猪，整天刷刷刮刮、有条不紊地忙碌着，为的是全校近百名师生的一日三餐。当时，我们粮食定量是每月24斤，学生口粮是每天原粮8两3钱。伙食房有一个甑子锅，外有两口大锅，早晚煮粥，中午蒸饭，各人有各人不同的饭钵、瓷缸、饭袋子，放的是米、胡萝卜、慈姑。中午开饭，各人自取，晏四奶奶帮着把这些盛饭的家伙送到各人手中，不会错拿一个。然后是打汤。春天是青菜汤，夏天是冬瓜汤，秋天是南瓜汤，冬天是咸菜慈姑汤。几乎无炒菜，偶尔为教师加个韭菜炒蛋，那就很“煞馋”了。有一年，作家马春阳、陆文夫到界首采风，一定要到我工作的单位看看。中午，晏四奶奶变戏法似地加了个鲫鱼汤。鱼大汤稠，鲜美无比。马春阳俏皮地说：“牛奶是它的孙子！”晏四奶奶待全校师生都好，从不尅扣粮食，她说在粮食上贪便宜，就是要伢子的命。

1960年冬天，遇到当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罕见的饥荒，亲眼看到大批浮肿病人，有人活活饿死，我的亲人也不只一个因此永远倒下。当时不解的我，只认为老天爷在“拿”人。好多年头，那年的刺骨寒风都在刺痛我的心，我多次诅咒那个年代的饥馑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工作的农中有慈姑田、胡萝卜地，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副食充饥，加之有一位心地忒好、让我们少挨饿的晏四奶奶。冬夜灯下备课，饥肠辘辘之时，晏四奶奶为住校的几位教师，各送来一小碗刚泡好的焦屑，一定要我们吃下。我们说不能吃你的东西，“就吃这一回吧。”晏四奶奶对学生更是关怀备至。有一次，她见一位姓徐的女生，饭袋子倒下的食物没有几粒米，不由分说，将自己碗里的饭分了一个饭团子给这位女生，硬要她吃下，“全吃这些副食怎么行哩！”姓徐的女生咽下的是饭，流下的是热泪。

晏四奶奶家在离学校一里多路的叶庄，她以校为家，“老家”则成了晚上住宿的“客栈”。她维护学校利益，在校长的支持下，收回了校后通往二里大沟的一段地，种上了玉米、芝麻、蚕豆、黄豆等，使学校菜地扩大了近两倍。为侵蚀学校土地“败北”的胖大嫂，人前人后骂她“绝八代”“不得好死”。

有些学生很乐意为学校到镇上运米，是因为可以“偷嘴”饱餐一顿。尽管船上米盖有“米印”，学生有办法既拿些米煮饭，又可以在回校过秤时不少斤两。晏四奶奶得知后告诫学生：“偷吃一顿饭事小，人学坏就是从小事开始的，以后不能啦！”

每年冬天，学生最感兴趣的有两件事：一是杀猪，二是晃麻油。杀猪，学生都看过。农中的猪杀了后，除了少量的肉给教师带回家过年，其他的肉全部腌制好，供伙食用，荤油熬好后的油渣子放进菜汤，就是美食。晃麻油的时候，全校飘香。那是用一口缸盛着已处理过的油料，用一个紫铜锤在油面上不住晃动，荡漾，于是麻油层面越来越厚，麻油越来越多。这时，晏四奶奶作帮手，用铜勺将麻油舀起来。有一个学生姓杜，长得圆头圆脑，晏四奶奶见他老是站在这里看，不时嗅着麻油香，就用手指头蘸了一点麻油，抹到他的嘴里，让他尝尝麻油的特有滋味。

1962年一个春日的下午，晏四奶奶在菜地河坂上浇菜水，由于癫痫病发作，突然滚到河里，待到拉上来的时候，她已断了气。

晏四奶奶下葬的时候，全校师生和许多社员向她告别，连那位骂晏四奶奶“不得好死”的胖大嫂也叹了口气，“四奶奶苦一辈子，是个好人啊！”

30多年后，我重寻界首农中旧址，只见一大片方整化的农田。有人告诉我晏四奶奶的遗骸已深埋地下，而她的为人往事也深埋在我和许多师生的心中。

我们仨

□ 周卫芳

上个周末，二哥从香港回来，第二天就张罗着给我们做午饭。早上匆忙去菜场买菜，竟把钥匙落在家里。买完菜，他到家门口但进不了门，又担心我们到家吃不到饭。他把心一横，跟邻居借个板凳垫脚，翻院墙入屋给我们做饭。这个小插曲让我回想起我们仨在老家的快乐生活。

其实，用《我们仨》做题目是不恰当的，毕竟我们兄妹四个。大哥在我三岁时移居香港，没在一起生活过，当然没有二哥来得亲近。二哥、大姐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仨一起在老周巷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我是家里的“老巴子”，爸妈还是有点偏心的。二哥、大姐也事事让着我，他们知道，跟我过不去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

二哥长我八岁，大姐大我五岁。大姐只管做事不爱吭声，很少参与我们兄妹纷争。二哥呢，我们时不时有摩擦，主要是我做了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。我小屁孩一个，不安分得很，喜欢做跟屁虫，也喜欢瞎捣乱，整天跟着二哥瞎掺和，掺和不成，就向父母打小报告，导致二哥吃了不少哑巴亏，但他拿我没办法。

二哥是老周巷镇上的风云人物，大名无人不知，留过长发，穿过喇叭裤，喝过咖啡，玩过吉他，吹过口琴，踢过足球。加之，我二哥帅哥一枚，初中时就有几个女孩追他。那些女孩子借口到我家小店买东西，实则想与我二哥近距离接触。

二哥小时候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，母亲的一席话，可窥其一斑。我侄子上初中时，也调皮得不得了，二哥整天被老师喊去问话，头疼得很，回来免不了向母亲抱怨，责备母亲把孙子娇惯得不像样，哪知母亲来了一句，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个儿子会打洞。你就是这个坯子，还怪我。”呛得二哥说不出话来。

二哥小时侯做得出格的事情不胜枚举，那些诸如年三十晚上忽悠我砧钱锣，赢走我压岁钱，又或是趁我掉头，从我碗里挟走瘦肉的小事就不在此一一赘述。

在乡下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孩子要打打好过年，尤其是调皮的孩子，不然新一年指不定又要整出什么祸端来。每年“年关”，二哥都逃不过这一劫，遭受一下皮肉之苦。父亲偏心女儿，从未动过大姐一个指头。大姐也从未做过出格的事情。

我嘛，有过唯一一次跪堂屋的惨痛经历。大年三十下午，去后面小二子家玩，不小心碰翻了他家刚出锅的一碗猪油。那时，那东西很精贵，唯过年过节，乡下人才买一斤半斤熬上一小碗。那次祸闯大了，父亲罚我陪二哥一起跪。父亲忙完店里家里大小事务，好好收拾我们一顿，让我们长长记性好过年。

那时，二哥有一杆猎枪，天气晴和，他就提着枪出去了，当然后面还跟着一帮小喽啰，打些麻雀、野山鸡之类的野味回来给我们尝尝鲜。乡下人生活穷困，逮着什么就吃什么，自己肚子还未填饱，当然没有保护动物这些意识。

夏天，水稻田里青蛙、癞蛤蟆聒噪得欢。夜晚，二哥带个木桶，一手拿着手电筒，一手提着戳青蛙的铁叉子，和一两个朋友去村西边的水稻田转一圈，回来保准小半桶活蹦乱跳的青蛙、癞蛤蟆，足够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。

周巷东边是成片的滩荡，盛产芦苇。端午节要用粽叶包糯米粽，端午前几天，二哥叫上两三个朋友去荡里打粽叶。我特想去那地方，漫无边际的芦苇荡，听起来就挺神秘、挺诱人的。二哥从未带我去过，毕竟我太小，那片滩荡太大，人进入芦苇丛，很容易迷失路。每次回来，二哥跟我讲在滩荡里打粽叶的神奇经历，虽然我去不了，但听听也过瘾。

二哥太调皮，不是读书的料，初中毕业就去县城的华侨公司上班。第一次拿工资，二哥给我买了个粉红色的书包。每次回家，二哥从不空手，总给我买许多好吃的零食，诸如牛奶糖、巧克力之类，我经常拿着这些零食到处显摆，在小伙伴们面前臭美。

我到邮中上学，跟二哥住在一起。在学习上，我挺“抠”的，不到半夜不上床。每晚十一点钟左右，二哥敲敲我房间的窗户提醒我上床睡觉。每次考试，二哥早早地起床，拿着个钢精锅出去买包子犒劳我。后来，我去南京读书，除了父亲给的生活费，二哥也私下补贴我。记得有一次，他一下子给我汇了三百元，那时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让我在南京快活了好一阵子。

写了二哥这么多，来说说我大姐吧。她永远是默默无闻的那个，大事件乏陈。家务活她包干，洗衣做饭最拿手。我呢，柿子拣软的捏，见大姐好说话，经常欺负她。她有时气不过，跟母亲告状，母亲来了一句，“哎呦，你小啊，还跟你妹妹计较。”大姐一听这话，立即蔫了下来。因有母亲撑腰，我在家更是嚣张跋扈。

有一次，大姐气不过，趁母亲不在家，好好地修理我一回。当然，我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晚上母亲一回家，我赶紧添油加醋地向她打小报告，大姐又是被一顿数落。

在家人眼里，我永远长不大，即便人到中年，二哥、大姐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照顾我。在高邮，一直是二哥做饭给我和女儿吃；在香港，大姐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揽下来。

尘世写真

□ 高林桢

认识了一位卖鸭人。这是一位乡下人，中年男性，朴实、憨厚，性情温和。

我第一次买他的鸭，是因为听他讲，他的鸭是高邮麻鸭，全是用稻子喂和在小河里吃螺子、小鱼、小虾长大的，鸭肉香、鲜美。他的鸭还比市场上一般售价要便宜一两元一斤。我一次买了两只。回家煨汤后，果然如他所说，鸭肉入口很香，汤味鲜美。于是，隔日我又去买他的鸭。

这一次，我一下买了七八只，打算宰杀加工后放进冰箱，留待以后慢慢吃。而且，挑了几只公鸭，因公鸭基本上没有什么鸭油，会更清口一点。跟他生意做“大”了，自然更感亲切。我与他攀谈起来，了解他的饲养规模、养鸭过程。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创业路。

养鸭人原来是一位木匠。八年前，不安于现状的他决定创业。刚开始是搞养殖。他听人家讲，鲇鱼经济价值高，鲇鱼皮可以做皮包。于是，他一次在三亩半鱼塘内放养了5000尾鲇鱼苗。但命运跟他开了一次玩笑：这一年发大水，他的5000尾鲇鱼一下子被大水冲走了，他损失了一万多元。

经受第一次打击后，他决定养鹅。这一次，他抓了1500只小鹅。炕房旁边有“一条龙”服务商店，出售喂养小鹅的营养液。他花了300多元钱买了营养液。人家告诫他，喂营养液后不能再喂水。于是，他照办了。但是，一个星期之内，1500只小鹅全部干死了。这是一次误导。他又失败了。

第三次，他决定饲养生猪。他养了500头猪，花了两年时间，却得了猪瘟，500头猪死得光光，他损失了9万元。他哭了，这是他的全部积蓄。死猪还得焚化、深埋。他又被折腾了一次。

他决定再“赌”一次，可他需要本钱。于是，他背上行囊，带上木匠工具，到深圳打工去了。一年时间，他挣回9万元。

这一次，他还是养鹅。他要做大，他养了一万只，还承包了350亩地种樟树，承包期十年。鹅苗抓回来后，第二天就喂水，喂精饲料。一个星期，鹅就长了一斤，给他带来希望。60天，鹅长到8斤重，出栏了。他很高兴，他成功了，一只鹅都没有死。他的樟树，纵横间距是3米与2米，中间挖一个坑，放一袋化肥，连袋子放进坑内，袋子上戳上一个个的眼，这样，好让化肥慢慢释放入土。

他告诉我，鹅每年除七、八两个月以外，可以一年养到头。60天就是一批。

接着，他同时养了一万只鸭，一万只鸡。鸭饲养期是160天，每年秋后养，一年养一批。鸡每年正月开始养，到十一月出售。因饲养周期长，所以肉鲜美。鸭是高邮麻鸭。鸡都是草鸡。

我听了他的讲述，感到震撼。这是一个百折不挠的汉子，这是一段精彩的人生。于是，我提出：有时间，到他养殖场看看。他答应了，很高兴。

第二天上午，他做完生意，打电话给我说：今天天暖和，没有风，我带你到我养殖场看看。约上接头地点，我坐上他的三轮卡。他很细心，用一件棉袄盖到我腿上，怕车开动后我路上冷。还说：你不要嫌脏。其实，这棉袄一点也不脏。一路上，与他继续攀谈。他的养殖场距城20里，乘三轮卡约40分钟。乡村的水泥路遇到破损处，车子稍颠簸。终于到他养殖场了。时值冬令，已是水冷草枯。他的樟木林已承包两年，树已长到碗口粗，放眼一大片。养鹅的棚栏已出空。接着，带我看他家前的鸭与鸡。他掀开鸭圈的塑料大棚，说是要出出气。鸭与鸡也已大部出售。小河里鸭群欢快地游动，不时将头埋入水中捕食鱼虾。他告诉我，他的鸭都是喂稻。鸡就在林子里放养，自己找食吃，不需要怎么喂食。林子周围用约两米高的网围起来，这样，鹅、鸭、鸡就飞不出去了。

返城时，他嘱咐我：以后常来玩。我这小河里放养着鱼，你可以来钓鱼。我这些鱼是吃鸭粪长大的，味道鲜美。改日来吃鱼哇！

踏入高邮湖畔

□ 朱桂明

我不止一次
踏入高邮湖畔
每次都见到不一样的风景
有时一只小鸟的鸣叫
偶尔飘过的云朵
抑或驶过的船只
湖面泛起的浪花
与天空多彩的风筝
都情不自禁勾起涟漪的想象
湖畔悠然的人们
总是挂满微笑
很想搞一次采访
装满浓浓的喜悦
回去细细咀嚼